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五

宋 衛湜 撰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内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内樂之之義也

鄭氏曰君為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

孔氏曰此一經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樂皇

尸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以薦之抑又就舞位以樂之葢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在諸侯則竟内之象也故天子冕而緫干以樂皇尸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也諸侯冕而緫干亦與竟内樂之古者人君之於廟饗藉則親耕牲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為過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舞位則綴兆也君於東上則以君為祭

主故也干戚武舞所執也羽籥文舞所執也止言干
主武宿夜言之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正
謂是矣上言執干戚而不言冕下言總干而不言戚
互相備也言總干固知其為不特執干矣祭義樂記
所言同於天下樂之與竟内樂之言與天下竟内共
樂皇尸也楊子曰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歡心是矣
稱皇尸與詩楚茨所稱同義然詩於鳧鷖又稱公尸
何也鳧鷖兼神示祖考而言之也故曰公尸公言衆

之所共也楚茨指宗廟之祖考言之而已諸侯之尸亦稱皇者尊神而已

延平周氏曰有天下者能持盈守成有一國者能保宗廟社稷則祖考固已樂矣又況冕而總干躬率羣臣以舞者哉然則天子之祭如是抑見其與衆樂之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得天下之驩心以事其先王故舞與天下樂之諸侯得百姓之驩心以事其先君故舞

與免內樂之冕而總干大武之舞天子之禮也諸侯用之則為僭豈魯之得用者與

金華應氏曰比干仗鉞乃武王臨陣之容朱干玉戚為大舞象成之樂祭而用之於宗廟既以顯先王之功舞而象其形容又欲使子孫知締刱之艱難而毋忘於持守故舞佾非不廣綴兆非不備而君必親執干戚就舞位所謂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因其事而原其初豈敢憚其勞而付之有司乎先曰親執干戚

而後獨云總干者以干長於戚而成列可觀也以君之尊躬執其事非樂皇尸也所以悅祖考也然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亦必冕而總干者祭先聖先師而用之猶祭之用以樂皇尸也魯之有是舞以周公佐武王伐紂周旋軍旅之間因以歆其神靈也皇大也皇尸猶皇考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

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鄭氏曰武宿夜武曲名也周道猶周之禮

孔氏曰此一經并明祭祀之禮有三種可重之事此三種所重之道皆假借外物而以增益君子内志祼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皆是假

於外物故與志同進同退若内志輕畧則此等亦輕畧内志殷重此等亦殷重矣　皇氏曰師説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　熊氏曰武宿夜即大武之樂也

延平周氏曰芬芳之氣足以下達莫如祼自然之聲足以發德音莫如升歌武功之所自成者莫如武宿夜此三重者君子假之於外而增之於内者也蓋君子之於祭也内則盡志外則盡物物雖可以增其志

然其輕重亦在志而已矣故君子以自盡為主

嚴陵方氏曰三者蓋周廟之所重故始言三重而終言周道也祼所以求陰而貴氣臭周人則先求諸陰而尚臭也故重祼經言升歌清廟清廟者文王之詩故重升歌大武者武王之舞也故重武宿夜象成而為樂故謂之大武獻有九而祼其一也故以屬言之於獻言屬則聲與舞可知矣君子之祭也内則盡志外則盡物然其輕重亦在志而已必自盡者所以明

重也三重之本在志禮則達之於外以承其志於內故曰道之以禮以奉三重內既盡志外又盡禮則聖人所以事皇尸之道如斯而已故曰此聖人之道也長樂陳氏曰獻之屬有九而莫重於祼是以降神者為重凡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其輕者也聲莫重於升歌是以貴人聲者為重凡見於下管象舞之器皆其輕者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以當時者為重凡見於前代者皆其輕者也凡此周道為然若夫夏商之

禮則獻不必重裸聲不必重升歌舞不必重武宿夜矣祭之有是假諸物而在外者也君子之志資諸已而在內者也德盛者其志重德薄者其志輕志重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重邪志輕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輕邪祭有三重則周之所獨天下有三重則夏商所同禮樂之道成於三謂之三道自由而行者言之謂之三重自時所尚者言之

山陰陸氏曰詩曰會朝清明所謂宿夜前此一夕也

假於外以增君子之志苟脩諸外能有所增焉耳荀子曰假輿馬者致千里然其所謂本者真也所以明重者神而明之在我者也

講義曰鬱鬯聲音干戚是假於外物耳而其輕重則在人之志焉志重則寓於物者皆誠也烏得而不重志輕則是數者皆虛物爾何重之有哉唯誠其志以重其內尊其禮以重於外如此則薦於皇尸神其饗之是乃聖人所貴祭祀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與志進退與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意同輕其志而求外之重雖聖人不可得也故君子必身自盡以明其重然則所謂三重者亦非自能重也必身自盡而不道之以禮猶為未盡也猶非聖人之道也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

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

鄭氏曰術猶法也為政尚施惠進當為餕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既餕乃徹之而去所謂自卑至賤進徹或俱為餕

孔氏曰自此至觀政矣一節明祭末餕餘之禮自求多福恩澤廣被之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而祭之有

餕即是克有終故引古人之言證餕為美也餕其是已已語辭也又引古君子之言證餕義餕者人餕尸之餘也然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孰時尸乃食之故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若大夫士陰厭亦是先薦鬼神而後尸乃食也惠術也言尸餕是施恩惠之術法能施恩惠者即其政善故云可以觀政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為臣禮君食尸餘是臣食君餘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云臣餕君之餘也諸

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以下漸徧及下示溥恩惠也士廟中餕訖而起所司各執其餕具以出廟户陳於堂下百官餕訖各徹其器而去之

嚴陵方氏曰尸猶受惠於鬼神人固當受惠於其君餕每變以衆故始則君與三卿共四人變而加以兩故大夫六人又變而加以兩故士八人又變則又加以百官蓋以示其惠之愈廣然非實數也百官謂中

下之士以及於百執事者也祭法以官師為中下之士則此以百官稱之亦宜矣爾雅曰諏興起也由君而下皆言起獨於尸言諏者蓋不疾而速者神也尸神象也故特以諏言之特牲饋食少牢饋食士虞禮有司篇皆言尸諏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餕者祭之末不可不知著此雖末其他或不知可也惠術也可以觀政言凡惠術此而已孟子曰是乃仁術也君起變諏言起是起也非諏也坐

而起為謖君初非坐者也百官進徹之進而後餕餕而徹焉百官益卑矣

石林葉氏曰餕雖為祭之末亦為祭之始薦獻以饗鬼神以饗尸則是尸所以飲食乃餕鬼神之餘此謂祭之始也鬼神之惠既以及尸而君卿大夫士每變以衆則衆所飲食者乃餕尸之餘此謂祭之末終始皆餕則惠之術施矣先王祭而惠及下者如此為政之道亦何以加之乎於君與卿而言君臣以卿之備

於臣道也於大夫與士而言貴賤以爵至於士而止

也於百官而言上下以其執事未必有爵也

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别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

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内之象

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

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

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

故曰可以觀政矣

鄭氏曰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内也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餕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内也

孔氏曰與起也初餕貴而少後餕賤而多皆先上而後下施惠之道亦當然也故云與施惠之象餕之時君與三卿用四簋之黍欲見其恩惠脩整普徧於廟中也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四簋以二簋留為陰厭之祭故也簋有黍稷特云黍者見其美舉黍則稷可

知以四簋而脩於廟中如君之恩惠徧於竟內也上先下後謂君上先餕臣下後餕非上有財物積重不以施惠使在下有凍餒之民也由餕見之言民所以知上有財物恩惠及於下者秖由祭祀之餕見其恩逮於下之理

横渠張氏曰廟中有竟內之象聖人無一事不示之教雖一身猶無限見法度况一廟中餕必不以祭器而食人不欲以神明之器而褻用又難使上下同器

而食餘餕聖人因祭而設教也執事至晏朝則固已飢矣故廟中而食其餘

嚴陵方氏曰夫施惠之道不止於餕特由餕見之而已故曰象見乃謂之象也四簋之黍未為多也特取其脩於廟中故爾廟中之惠未為大也特取其象於竟内故爾諸侯廟中為竟内之象則天子廟中為天下之象可知餕之為禮所由來尚矣諸侯特舉而行之使勿壞而已故言脩焉祭之為澤幽足以及乎神

明足以及乎人非澤之大者乎澤者德之所惠也上有大澤則惠及下則主人言之也由其先後有序上下有等顧上先下後耳非上重積之而不施使下有凍餒之民也周官職歲言以叙與職幣授之亦此之意由餕而見惠故曰可以觀政矣積重與老子所謂重積德之重積同言所積雖多而不能散也夫人與考工記所謂夫人能為弓之夫人同猶言人人也顧蓋有但意

講義曰先貴後賤是有貴賤之等而自寡及衆施惠

之道然也見其修於廟中修猶行也謂施恵之道行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内之象鬼神之恵徧行於廟中猶國君之恵偏行於竟内也然則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餕之國君有財不獨利之使民共之待於下流者知恵之必將至初未嘗擅為已有也豈非澤之大者乎由餕以見政固其宜也

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内則教之

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鄭氏曰為物猶為禮也與物謂薦百品崇事崇猶尊也必身行之言恕己乃行之祭者教之本教由孝順

生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祀禮備具内外俱兼脩之於巳然後及物是為政之本也祭之為物物謂事物所行皆依禮故為大與物謂與造庶羞百品皆足故云備矣祭必依禮是順也百品皆足是備也聖人設教唯以順以備故曰教之本與祭既順備可為教故人君因為教焉外教謂郊天内教謂祭宗廟外教尊君長故諸臣服從内教孝其親故子孫順孝人君身自行

之盡其事上之道又端正君臣上下之義則政教由此生焉上所施於已已所不安則不得施於下下所施於已已所憎惡則不得以事於上非諸人諸於也謂他人行此惡事加於已已以為非是非於人已乃行此惡事而施人是行於已也若如此非政教之道言為政必由於已乃能及物故下云必由其本順之至也

長樂劉氏曰上經以祭明人君為政之道此經以祭

明人君為教之法政也者正其身而後正於人者也教也者行於已而人傚之者也易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祭以為教而民服從者也故曰祭之為事大矣其感動民心而忠孝百善生焉是所興之事備也順民之性而備其百善者莫大乎祭非所以為教之本歟是以聖人盡其性以為道脩其道以為教端其

義以先民而教生焉是以為之臣為之民者雖未率性而忠恕之道行矣

嚴陵方氏曰為物大者祭之體也與物備者祭之用也非體之為大不足以致用之備非用之為備不足以成體之大然則備者豈徒備其用而已哉亦在乎無所不順然後為備爾故曰順以備其教之本與以工言順故此言外教以尊君長内教以孝其親教以尊其君長由其君之明而已故曰則諸臣服從教以

孝其親在乎崇重宗廟社稷而已故曰則子孫順孝且祭所以嚴上固足以教之尊君長祭所以追養固足以教之孝其親盡其道者盡祭之道而無所遺也端其義者端祭之義而有所立也有道有義教之所由生也於社稷亦言順孝者與祭義言孝之至也同義必身行之者以身教者從故也教必以事君言之者欲明乎事上使下之道故也葢事上使下臣之事而已惡者好之對安者危之對好惡以情言安危以

勢言上之使下以勢為主下之事上以情為主事上使下之道如此則所謂身行之也茍非諸人而行諸已豈所謂身行之哉故曰非教之道也君子之教必由其本教之本在乎祭祭之本在乎順故其言如此然上言事上使下以為教者事上使下亦在乎順故也

石林葉氏曰祭者所以順備自内而興物則凡在已者無不盡是之謂順自外而興物則凡可薦者無不

在是之謂備内順而備其教達於天下教之以尊親則生而知愛者也教之以尊其君長則生而知敬者也尊於君長則諸侯服孝於親則子孫順孝為仁之本則人道盡矣故曰盡其道尊其君長則義而已矣自上倡之則曰端其義先王之教所因者本也不因其本而强以使之則人不從故祭於親而順以備教之本也廣其順而因諸已以施諸人教之道也本言其所自道言其所成

金華應氏曰為物揩其事與物揩其具與舉也餕及於賤可謂備矣

講義曰君子之教人外則順於君長內則孝於其親誠以君親無二道事之一本於順而已順者人心之所同君倡其順於上則人安其順於下故明君在上不勞施為而臣自服從尊事鬼神而子孫自順孝矣君既自盡其道又正其義於天下則教自此生矣非諸人行諸已非順矣不可以施於人況於事君乎不

可以事君又可以事神乎必由其本身自順也身順而天下順豈非順之至乎

慶源輔氏曰君臣父子人之大倫教莫先於此也君之明者無不順也道不盡義不端雖欲教人人不從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

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鄭氏曰倫猶義也

孔氏曰從上雖云祭其事隱此廣陳祭含十義以顯教之本

長樂陳氏曰祭所以交神於無而寓理於有致禮於幽而興物於明故其為名則一而其為倫則十此其以神道設教也由其父子之倫則有親疎之殺由其貴賤之等則有爵賞之施由其親疎之殺則有夫婦

之别而終之以長幼之序由其爵賞之施則有政事之均而終之以上下之際鬼神父子親疏夫婦長幼五者皆内之倫也君臣貴賤爵賞政事上下五者皆外之倫也内之倫則主於仁外之倫則主於義仁必推而達乎義義必反而濟乎仁此所以内外交著而後相成之美盡矣

嚴陵方氏曰鬼神則變化有所通故曰道君臣則嚴謹有所守故曰義父子則恩孝有所順故曰倫貴賤

則名位有所差故曰等親疏則遠近有所間故曰殺爵賞則恩惠有所及故曰施夫婦則内外有所辨故曰別政事則多寡有所一故曰均長幼則先後有所次故曰序上下則情意有所接故曰際夫祭以鬼神為主故於首言鬼神之道至於恵之之道則祭之末也故以上下之際終焉夫先後有序如此所以謂之倫也

石林葉氏曰祭祀以祭鬼神為主故先言事鬼神之

道道言其洋洋在上妙而不可體也鬼神無形而立尸以祭者安之也尸在廟中則全於君在外則全於臣故次之以君臣之義義言其有權也雖有内外之别而所為尸者子行也以父而事子則不嫌於自卑故次之以父子之倫倫言其理之所在也入以明父子則足以致親致親不可以無尊卑故與為獻酬者以五七而終九故次之以貴賤之等等言其有節文也貴賤有等而昭穆不可以不辨故次之以親疏之

殺殺言其恩之有降也親疎有殺不可以不知其所自出故凡出命者就於大廟則次之以爵賞之施施言恩之廣也自交鬼神之道至於爵賞之施則愛敬以備而所以事鬼神者必夫婦親之故次之以夫婦之别别言其獻異位也薦獻至於進則祭將畢矣必及於賜爵故族姓以昭穆為齒則次以長幼之序序言其先後有次也賜爵雖及於族姓而惠未廣達其惠至於賤吏皆得餕而食則上下交矣故次之以上

下之際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鄭氏曰同之言詷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詔祝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一倫交鬼神之道詷共也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於此故夫婦共几鄭註以某妃配儀禮少牢文謂祭夫祝辭不但

不特設辭亦不特設其几祝辭與几皆同於夫也故

鄭註司几筵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席亦共之必

云同几者筵席既長几則短小恐其各設故云同几

也詔告也祝祝也謂灌鬯饋孰酳尸之等祝官以祝

辭告事於尸其事廣也以總論事神故廣言之知非

朝踐之時血毛詔於室者以朝踐尸主皆在户外暫

時之事非終始事神之道也祊謂明日繹祭而出廟

門旁廣求神於門外之祊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故

鄭云索祭也

横渠張氏曰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又曰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文何如此未易處

長樂陳氏曰人道則貴别神道則貴親故葬則同穴而祭則同几也同几所以依神然此依神而已而未

至乎交也故詔祝於室所以交神於陰而出乎祊所以交明於陽故曰交神明之道

嚴陵方氏曰生則出乎一而辨故生則異室死則反乎一而安故死則同几鋪筵設同几使神有所依且神無方無方則無體所謂依者人依之而已主陰陽之道言之則曰鬼神主幽顯之分言之則曰神明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石林葉氏曰鬼神無形而依於有形故鋪筵則陳祭

同几則配祭鬼神無方而求之有方故詔祝則在廟中為祊則在門外几筵祝祊祭祀之終始皆所以交神明而饗之也故言交神明之道而事不足以言之

慶源輔氏曰鋪筵設同几無所不備為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祊無所不盡為求神也依之備其物求之盡其誠所以為交神明之道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

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鄭氏曰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

孔氏曰此經明第二倫君臣之義尸體既尊君宜自卑若出迎尸尸道未伸嫌君猶欲自尊故不迎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解别嫌事也尸本是臣在廟則尊耳若未入廟其尊未伸君若出迎則疑尸有還為臣之道故云疑於臣尸若在廟則君父道全也云全

君不云全父者此本明君臣故略於全父也君若出廟門外則君道還尊與平常不異是疑於君入廟門則臣子道全無所疑也今君以臣子自處不敢出廟門恐尸尊不極欲示天下咸知君臣之義君臣由義而合故云義也

長樂陳氏曰尸卑於廟門之外而尊於廟門之內君尊於廟門之外而卑於廟門之內尸之為體貴其尊之而不卑君之事尸貴其卑之而不尊是以君出迎

牲而不迎尸所以别尊卑之義故曰明君臣之義也

延平周氏曰以君而迎牲可也以君而迎尸則嫌於以君而迎臣

嚴陵方氏曰尸者神之象君者人之主廟門之外以人道為尚廟門之内以神道為尚凡迎之禮必出門焉君迎牲而不迎尸者非重牲而輕尸也為其有君臣之疑所以别其嫌也既曰嫌又曰疑疑固未至於嫌而嫌亦疑之所積也

講義曰夫君為尸屈而尊卑之間尚有疑焉非尊事鬼神之道矣故曰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全尸之尊全已之卑使無疑也以君之尊而執臣禮以事尸如此則凡為臣而事君者宜何如也故以此明君臣之義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鄭氏曰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户外是以有

北面事尸之禮

孔氏曰此第三倫明父子之理主人為欲孝敬已父故北面而事子行之尸則凡為子者豈得不自尊其父乎是見子事父之道也少牢特牲禮尸皆在室之奥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故知是天子諸侯也鄭知朝事者以郊特牲詔祝於室當朝事之節故知坐尸當朝事也

伊川程氏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以不思

也葢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巳與尸各既巳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道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

延平周氏曰昭穆之不可亂天理也故為尸者必順昭穆之列然以巳之子而為父之尸則巳北面以事而忘巳之為父者以其為父之尸也亦所謂斯須之

敬矣

長樂陳氏曰尸於王父則孫於祭者則子以孫爲王父之尸則是以子爲祭者之父子忘其子之卑而事於父父忘其父之尊而事子凡此所以明祭者事父之道而已

嚴陵方氏曰十倫皆倫也止於父子言倫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本於父子而已故止以父子爲倫焉而特言祭之道者以此

石林葉氏曰尸所以象神取於異姓則嫌於不親取於已子則疑於無别故為尸者子行也雖以父事之不疑於父不疑則人倫明矣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瑶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鄭氏曰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四倫尊卑差等也獻卿大夫士

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以齒此據上公九獻之禮凡祭二獻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故云尸飲五於此時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酳尸賔長獻尸是尸飲七也及瑶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賔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尸飲三

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鄭註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此特牲禮文明與諸侯獻賓時節不同案有司徹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

長樂陳氏曰卿之徳隆而貴故獻以玉爵大夫之徳殺而賤故獻以瑶爵至於士則徳卑尤賤故獻以散爵而已

嚴陵方氏曰於尸言飲則主人酳之故也卿以下言

獻則飲之可知君必獻臣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故也尸飲之後獻則間之者隆殺之别也間之以五以七以九者飲陽事故用數之奇焉凡觴皆謂之爵此言玉爵瑶爵正謂一升之爵爾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則不特獻者然也雖受獻者亦然羣有司則前言進徹之百官後言煇胞翟閽者皆是也皆以齒者同爵則尚齒也前言貴賤之等此變言尊卑者其獻也以卿大

夫士為之等故以貴賤言之於卿大夫之等又各以齒故以尊卑言之

山陰陸氏曰尸飲五若十二獻當朝踐亞獻之節尸飲七當饋食初獻尸飲九當饋食三獻即九獻尸飲五當饋食初獻尸飲七當饋食三獻尸飲九在酳尸矣七獻五獻尸飲三於是獻卿歟先儒謂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尸一飲即獻卿非其差也瑶爵散爵不言洗畧之也

新安朱氏曰古禮於今實難行當祭時獻神處少祝酌奠卒祝迎尸以後盡是人自飲了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贊衆賓等交相勸酬甚繁且久所以季氏祭繼以燭有聖人者作整理一過必不如古人之繁但做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鄭氏曰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五倫親疏之殺昭穆謂尸主行列於廟中父南面子北面親者近疏者遠各有次序是無亂也祭太廟則衆廟尸主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故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唯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耳各以昭穆列在廟是不失倫類也殺漸也示親疏有漸也

延平周氏曰有事於太廟言禘祫也

嚴陵方氏曰昭穆固所以别父子而父子之行又各有遠近長幼親疏遠近以代言長幼以齒言親疏以情言然而代之遠近齒之長幼皆以情為主爾故下總謂之親疏之殺也夫有隆然後有殺别親疏則親者隆而疏者殺矣并言殺者言自隆降之以至於殺也王制三昭三穆神之昭穆也此羣昭羣穆人之昭穆也首言祭有昭穆則兼神人而言之然昭穆以神為主故人於廟中乃稱之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賜爵禄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鄭氏曰一獻一酳尸也舍當為釋非時而祭曰奠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六倫爵賞之施爵表德禄賞功卿大夫等既受策書歸而釋奠於家廟告以受君之命也君尊尚爵賞於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由尊也

鄭知一獻非初祼及朝踐饋食之一獻必為一酳尸者以一酳尸之前皆為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尸食已畢始可行爵賞也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於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是也

長樂陳氏曰施爵賞者必於大廟示其不敢專所以明父祖之尊也受爵禄者舍奠于廟示其有歸美以明父子之賢也明乎父祖之尊則天下知所敬明乎

父子之賢則天下知所遜故曰爵賞之施

嚴陵方氏曰爵者錫之以名禄者錫之以利有德者

必有名有功者必有利爵有德禄有功亦從其類也

史則掌書也策則書其所命之事也上言執策下言

受書互相備也夫命有所禀則非君命也祖命而已

故史命之也由君右焉非重史也重命而已

延平周氏曰君雖在廟中亦必南嚮者示其向明而

聽天下為不可易也臣雖在廟中亦必北面者示其

荅於君自北始

山陰陸氏曰一獻謂始獻爾始獻即發爵賜禄不嫌

爵者重筞命也史由君右執筞命之所謂詔辭自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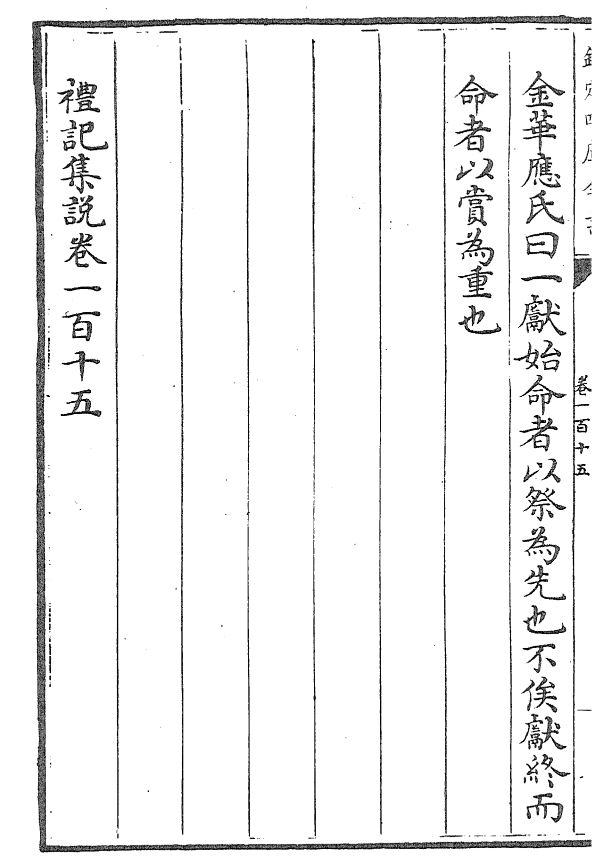
講義曰周官以德詔爵以功詔禄則爵所以表有德

而禄所以報有功然爵禄者非人君所得而私君既

於廟命之則受之者可不歸而釋奠於其廟乎如此

則君必不敢以爵禄私諸人而人必不敢以君之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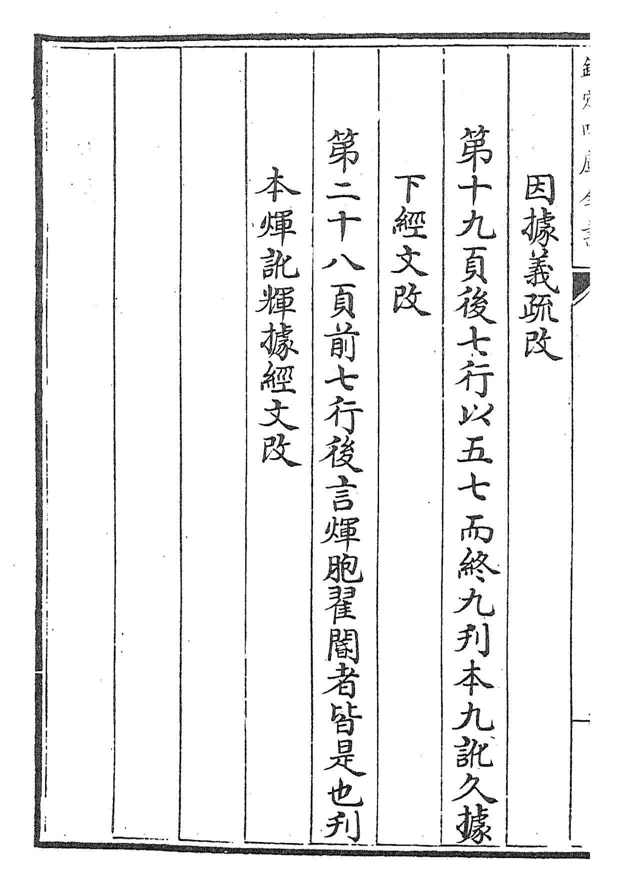
禄自私而授受之際皆知有所本矣



金華應氏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為先也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賞為重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五

謹案卷一百十四第二十二頁前三行則爲精意精志刋本意訛矣今改
第二十七頁後八行謂之褘則王后之所獨刋本王后訛天子今改
卷一百十五第二頁前七行然詩於鳬鷖又稱公尸何也刋本於訛與今改
第三頁前八行親執干戚刋本戚訛戈據經文改
第三頁後四行猶祭之用以樂皇尸也刋本用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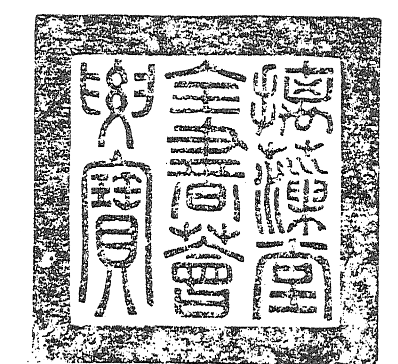
因據義疏改

第十九頁後七行以五七而終九刋本九訛久據

下經文改

第二十八頁前七行後言燀胞翟閽者皆是也刋

本燀訛煇據經文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鄭爔

謄録舉人臣吉士璜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臣紀昀詳校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六　宋　衛湜　撰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夫婦相授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鄭氏曰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鐙豆下跗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七倫也此謂上公夫人故副褘

也爵為雀形以尾為柄尸酢夫人則執雀尾夫人受酢則執雀足夫婦交相致爵其執之不相因故處襲因也主人受主婦之酢必易換其爵特牲更爵酢鄭註男子不承婦人爵是也鄭註執醴授醴之人者謂夫人獻尸以醴齊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獻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也長樂陳氏曰禮器言夫人在房而東酌罍尊則在房者西房也而此言副褘立于東房何耶蓋婦人貴於

從夫又貴於辨位從夫則立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辨位則即於西所以動而行事也至於夫婦相受授不相襲處則異其所立酢必易爵則易其所執故曰明夫婦之別

講義曰先儒謂爵為雀形以尾為柄恐非是爵之柄下有三戈足則戈也以豆觀之校為柄乃中央直者則爵之柄亦指中央矣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

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鄭氏曰殷人貴髀為其厚也周人貴肩為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謂脊脅臂臑之屬

孔氏曰此經明第八倫殷質賤肩之薄故貴髀周文

賤髀之隱故貴肩凡前貴於後據周貴肩言之助祭者賜之俎貴者不特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示均平也功立由於分俎人君不可不知人君欲為政教必須如分俎均平也前體臂臑為貴後體膊胳為賤就脊脅之中亦有貴賤正脊在前為貴脡脊橫脊在後為賤脅則正脅在前為貴短脅為賤故鄭總云之屬以包之鄭不云肩者以周人所貴故略之

長樂陳氏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則有所别而足以為義貴者不重賤者不虛則有所均而可以為仁行於上者政也通於下者事也政必有事而事不必有政故事成本於政行

嚴陵方氏曰俎者對豆之器俎大而豆小俎以骨為主則豆以肉為主可知坊記觴酒豆肉是也骨陽也肉陰也俎之數以奇而從陽豆之數以偶而從陰為是故也夫祭以饗神之主然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

骨所以明祭之有惠而已惠可以觀政惠不均耳故惠均則政行有政則有事有事則有功功所以立由惠而已故曰不可不知

講義曰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則無不滿之患故人樂於從上之政令趨事赴功唯上所欲為矣此事所以成功所以立也使為政者惠下必均有如均此俎則何患事功之不立乎於餕可以觀政為俎見政事之均善為政者不可不知也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鄭氏曰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衆兄弟也羣有司猶衆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

孔氏曰此經明第九倫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君衆兄弟子孫昭為一列穆為一列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鄭知賜爵為酬者以獻時不以昭

穆為次此列昭穆故知為酬也

長樂陳氏曰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而賜爵則以齒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隆於旅酬之後賜以主恩故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長幼之序也

嚴陵方氏曰司士所謂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夫齒所以序長幼故曰長幼有序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徳之君為能

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
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
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
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
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
則竟内之民無凍餧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鄭氏曰明足以見之見此畀者也仁足以與之與此

畀者也煇周禮作韗謂韗磔皮革之官也翟謂教羽

舞者也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

孔氏曰此經明第十倫畀與也煇胞翟閽四者皆是賤官祭末與以恩賜是施惠之道也明謂君德昭明足以見惠下之義仁謂仁恩能賜與於下也作記之人見周刑人守門又何恩賜與之故明之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雖是賤人得恩賜也際接也謂至尊與賤者其道接也鞾人掌作鼓木張皮兩頭鞔之以為鼓故註云鞾磔皮革之官也

長樂陳氏曰夫知及其大而不周其小不足以為明愛及其貴而不周其賤不足以為仁唯有徳之君於煇胞翟閽之吏其明足以見之而無所遺其仁足以與之而無不徧則惠下之道斯盡而竟内之民所以無凍餒也

嚴陵方氏曰夫祭之有俎固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盡惠下之道以至尊之尸而畀至賤之吏然後見惠下也此政事之均與上下之際所以為異歟惠下之

道有明足以見之而無仁以與之則惠或失於不行有仁足以與之而無明以見之則惠或失於無辨德者得也唯有德之君乃能兩得故曰為能行此

延平周氏曰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指夏殷而言也周之法墨者使守門而四夷之隷亦使守王宫蓋當時之為守衛者皆公卿大夫之子弟而又兼以刑人與四夷之隷則其勢足以相持而不至於為亂是又使刑人與四夷之隷者皆有所養則是亦先王之仁

也

石林葉氏曰助祭則羣有司賤於族姓而燀炰翟閽又賤於羣有司明足以知其賤而用之仁足以惠其賤而畀之則上下至矣自上下以及長幼皆曰惠以其賜爵飲食以是名之也自夫婦以及君臣則皆曰明以其薦獻酬酢有所辨也至於政事則見而已矣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

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隂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鄭氏曰謂夏殷時禮夏者尊卑著而秋萬物成爵命屬陽國地屬隂發公室出賞物也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木成可芟艾給爨亨時則始行小刑也

孔氏曰自此至為民父母一節明祭祀之重禘祭在夏夏為炎暑故為陽盛嘗祭在秋隂功成就故為隂

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冬烝對夏禘記者又引前記之文云嘗之日發出公室貨財以示賞也案左傳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以賞對刑為文其實四時之間皆有賞也

嚴陵方氏曰春礿夏禘以飲為主故曰陽秋嘗冬烝以食為主故曰陰祭有礿禘猶生時有饗祭有嘗烝猶生時有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夏始為盛乏故於秋已為盛矣以其為陰陽之盛故曰莫重於

禘嘗若平秩南訛所謂夏政也若平秩西成所謂秋
政也爵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故為順陽義禄食
之者也田邑制於地者也故為順陰義發公室為因
其物之成而用之以行賞也草艾則墨者因其時殺
而順之以行刑也弗敢草亦謂艾之也猶采桑謂之
桑歟刑有五墨最輕以始行刑故用輕者也
金華應氏曰代天爵人猶之天爵故於禘之陽分地
與人畫為田邑故於嘗之陰秋政若省斂斷刑皆是

其施罰也則必草巳艾而後施墨刑之輕者未發秋政則民亦弗敢草焉雖一草之微不敢非時而斬艾之故不曰艾草而曰草艾者草自可愛而非人踐之也

石林葉氏曰礿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則順乎陽陽於春夏為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則順乎陰陰於秋冬為用也然言其盛則止及於禘嘗而不及礿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

物巳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爾爵以詔德服以顯庸仁之屬也國政則有田邑致刑則為秋政義之屬也仁用於夏禘未嘗不行刑要之以仁為主義用於秋嘗未嘗不示賞要之以義為主仁義備矣止曰禘嘗之義者指其立道而言之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

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内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

鄭氏曰全猶具也濟成也發謂機發也竟内之子孫萬人為子孫涖臨也君不失其義者言君雖不自親

祭祭禮無闕於君徳不損也

孔氏曰義以濟志言禘嘗之義人君明之所以成就其志義者是人君衆徳之發也人君道徳顯盛則念親志意深厚若能念親深厚則事親祭祀其義章明顯著則其志恭敬民之子孫皆化於上無不恭敬其親矣雖使人謂君有故使人攝之君能恭敬則不喪失其義也若人君志意既輕疑惑於祭祀之義欲求祭使之必敬不可得已

嚴陵方氏曰此非五年之禘其禮雖小以陽之盛其義大也君以道揆禮故曰明其義臣以法守禮故曰能其事義寓乎禮志存乎心茍有是心而無是禮亦不可以徒行故義所以濟志也濟與可否相濟之濟同有是義以行是志非有德之人則不可以茍作故曰諸德之發也以諸德之發故德盛者志厚以義者所以濟志故志厚者義章所得不盛則所積不厚所積不厚則所成不章章猶文之成而可見也竟内必

以子孫為言者以祭所以事祖考故也禮固所以為
義而義又可以起禮有故則使人以義之所可故也
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代之雖在乎人使之
則出乎君代之雖行其事使之則本乎義故曰雖使
人也君不失其義者明其義故也
山陰陸氏曰禘嘗之義大矣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
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志厚者不造微不臻極不止
也竟内之子孫謂其子孫受邑在其竟内者

石林葉氏曰君主祭者也故明禘嘗之義臣助祭者也故能禘嘗之事能其事則盡物而已明其義於内不可不盡志盡志者唯有德之君可也故志厚義章此德之發而終至於竟内無不敬故曰治國之本也祭之義愛敬而已如知敬愛於親則雖不身涖之蓋猶祭也孔子嘗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者以其無義而已矣不知祭之義則内不得與其親其使人祭也何以為敬乎

講義曰君明其義然後能任其臣臣能其事然後能任君之事以有故不得巳而使人宜若不如身親之為愈也然雖使人也而於禮無闕於德無虧者君明其義故不失其義也君而不明其義則雖身親之亦何足貴乎德由志而發志以義而成自然之符也祭敬則竟内之子孫莫敢不敬者人君躬行子孫之道以事其先則凡為子孫者化之矣古之人使民則如承大祭以其敬也不足以為民父母而於祭之不敬

見之其以此乎

馬氏曰元后作民父母故曰竟内之子孫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鄭氏曰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自名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巳名於下也烈業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著於鍾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順謂著名以稱揚先祖之德孝順之行也教所以教後世

孔氏曰以前經明事親致敬自此至所恥也一節明稱揚先祖之美論謂論說譔謂譔録言子孫為銘論說譔録其先祖功業勳勞慶賞聲名著於天下者也

酌之祭罷酌斟酌也祭罷鍾鼎也有聲名徧於天下則斟酌列書著於君之鍾鼎也又自成巳名於先祖銘下也以祀其先祖謂預君祫祭也禮功臣既得銘鼎則得預君大祫令先祖被銘預祫是尊其先祖也顯揚先祖以下釋所以必銘義也

嚴陵方氏曰罷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此鼎所以有銘而銘必於鼎也楚子問鼎而王孫滿以謂在德不在鼎則古之為此也亦因有所寓而巳若

湯之盤周之量晉公之鍾以至王之大常廟之金人几杖杯鑑皆為銘焉其所以自名之意則一也列於天下言陳列於天下而有序也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而不益也祭器即鼎也自名於祭器故曰自成其名上足以揚先祖之德下足以成已之名故曰上下皆得

馬氏曰銘必自名然後可以稱其先祖故曰銘者自名也夫銘可以自名而非孝之心雖然苟志於善而

欲自成其名者先王猶不廢也

廬陵胡氏曰自名謂已能立身揚名以顯其先也能自揚名則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可銘也若身陷不義而無令名雖銘人誰信之酌猶酌古之酌祭器鍾鼎言刻先祖功善於鍾鼎而孝順之名成焉先儒謂自著已名於先祖之下非也若有心於自著已名何以為孝子比次也銘其祖而身名成焉是身比也

石林葉氏曰銘者刻於金石而銘其祖考之美以示後世雖有惡焉亦孝子慈孫所不稱也蓋唯賢者然後能此不賢則知惡必著於天下故曰爾尚蓋前人之愆唯忠唯孝忠孝之道唯賢者能盡言祖而不及考者舉尊以見卑也德言其得於身善言其生於心功見於王曰勲功列於事曰勞慶賞在君聲名在人皆列於天下者也然必酌之祭器者蓋烝彛鼎所以饗祖考之器名其美於上酌以饗之則祖考之德顯

而孝道達矣故曰崇孝自著其名於下而身得以比焉故曰順示天下之子孫不遺其親之美故曰教上以顯親下以示教皆得考於銘則君子美其所稱者以其不遺上下而已

延平周氏曰名之曰幽厲者天下之公義也故孝子慈孫雖欲改之不可得也自名先祖之美而不稱其惡者一人之私恩也故孝子慈孫為之可也德盡人道者也善人道之始也功者有所興造烈者有所陳

肆勲者言其達於工勞者言其營於下功者不若勲之大勞者不若烈之著德善者言其成巳者也功烈勲勞者言其成人者也慶賞聲名者成巳成人所終始者也一物而三善得者於銘有之蓋銘者主乎論譔先祖之德而孝也順也教也自存乎其間矣

講義曰爲先祖者豈能一無不善而銘之所稱特取其美而惡則爲之隠者蓋孝子孝孫之心其欲崇其祖考者無所不用其至况其有美詎可掩哉此銘之

義稱美而不稱惡而君子不以為私且謂賢者然後能之也又況德善行於身功烈勲勞著於國慶賞為君之所報聲名為人之所歸是其美固已布列於天下矣則夫酌取其所宜稱者為之論譔以銘之祭器而施之祀事之間其可後乎孔子曰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稱揚先祖非崇孝乎祭義曰士庶人有善歸諸父母所以示順也明示先祖之美於後世使子孫有所取法承其祀者觀之竦然動心肅然

改容仰思其先退察於己必期於無愧矣非敎乎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鄭氏曰美其所為美此人為此銘也

孔氏曰造銘唯壹稱先祖之善上下皆得謂上光揚先祖下成己順行又垂敎來世也所稱謂先祖也所為謂已身行業也君子有德之士觀銘必見此二事

之美也為之者謂為銘之人明足以見先祖之美仁足以著先祖之銘知足以利已得上比先祖也備此三事所以為賢又不自伐是為恭也

石林葉氏曰美其所稱者以其不遺祖考之善也美其所為者以其不誣祖考之實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故言明足以見之知而不傳不仁也故言仁足以與之知之而能傳又誣其實則亦不知也故言知足以利之知既利之而欲伐其善則必喪其善故雖銘

而其辭敬者亦所謂賢而勿伐也

延平周氏曰美其所稱者功徳而已美其所爲者明足以見仁足以與知足以利然後能爲之也合是三者則賢矣既賢矣而守之以無伐可謂恭者也

廬陵胡氏曰上揚祖下成巳善行也所稱所爲上下皆得也見見祖美也與猶許也巳仁故上許與之銘其祖也利者義之和謂義當得此銘也賢而不伐目下事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宫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

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鄭氏曰孔悝衛大夫也公衛莊公蒯聵也德孔悝之立依禮襃之以靜國人自固也假至也至大廟謂以夏之孟夏禘祭也叔舅公為策書尊呼孔悝而命之也乃猶女也莊叔悝七世祖衛大夫孔達也隨難謂成公為晉伐出奔莊叔從焉漢楚之川也即宮於宗周後反得國坐殺弟叔武晉人執歸京師寘之深室

也射厭也言莊叔奔走至勞而不厭倦也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為宗周也獻公衛侯衎成公曾孫也亦失國得反言莊叔之功流於後世啓右獻公使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成子烝鉏也右助也乃命成叔纂乃祖服纂繼也服事也獻公反國命成子繼女祖莊叔之事欲其忠如孔達也文叔者成叔之曾孫文子圉即悝父也作率慶士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事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也

若纂乃考服若猶女也女繼女父之事欲其忠如文子也成公獻公莊公皆失國得反言孔氏世有功焉寵之也對揚以辟之對遂也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明先祖之德也施于烝彝鼎施猶著也刻著於烝祭之彝鼎彝尊也周禮大約劑書於宗彝此衛孔悝之鼎銘者言銘之類衆多略取此一以言之也以重其國家如此言如莊公命孔悝之為也莊公孔悝雖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也

孔氏曰案哀十五年傳蒯聵舍孔氏之外圃適伯姬氏廹孔悝於廁强盟之遂刼以登臺於是得國是德孔悝之立已也夏之孟月是周之六月也諸侯命臣在於祭日故鄭註至於大廟謂禘祭也案哀十五年冬蒯聵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者葢命後即逐之也公曰至休哉是孔悝父祖昺銘之辭孔悝是異姓大夫年幼故稱叔舅成公為晉文公所伐及殺叔武並見僖二十八年左

傳然左傳無孔達事傳文不具也襄十四年左傳衛侯出奔齊是成公亦失國也奔走無射言孔達隨難漢陽及成公即宫於宗周常奔走無厭倦也興舊嗜欲言孔悝之父圉能興行先祖舊德所欲為也休哉言功德休美悝拜至彛鼎明孔悝拜受君恩言已光揚先祖之德勸行君之大命著於彛鼎也但休哉以上是稱其先祖公曰叔舅以下至彛鼎是自著其名於下是以身比焉此先祖也

嚴陵方氏曰叔舅蓋莊公尊孔悝而稱之與曲禮天子稱異姓之牧曰叔舅同宗周西周也其地則豐鎬也宗廟所在故謂之宗周成周東周也其地則洛邑也以王道成於此故謂之成周然文王作豐武王作鎬豐鎬皆西周爾豐謂之宗周以文王廟在焉故也鎬謂之宗周以武王廟在焉故也名公所卜者洛之上都周公所卜者洛之下都皆東周爾謂之成周者特下都也前則頑民之所遷後則敬王之所遷者是

矣而上都則謂之王城焉前則九鼎之所遷後則平
王所遷者是矣自敬王遷都之後止以成周為東周
而西周為成周蓋成周在瀍水東王城在瀍水西故
也衛之所宫者王城而此謂之宗周者自平王遷於
此至莊公時宗廟亦在焉故也啓右者非特左右以
助之而又啓道之也纂乃祖服者繼汝祖事也辟蓋
辭遜之也對揚吾君之休而不敢自當焉故辟之也
大命即大事也施於烝彝鼎者施其銘於烝祭之二

器也祭器必以彝鼎則與震之守宗廟言不喪匕鬯同義蓋匕所以載鼎實彝所以實秬鬯故也彝之祼足以感神於幽鼎之亨足以養人於明其德於是為至矣銘於彝取夫德有常而不變銘於鼎取夫德日新而不窮必於烝祭之器與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同義彝亦有銘止曰鼎銘者舉重以該之也無美而稱之則不足以取信於人故曰是誣也有善而弗知則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而弗傳則其仁不足以

與之也為人之子孫不明不信而且誣焉則辱莫甚矣

金華應氏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為嗜欲慕尚而能興起之也作率謂奮起而倡率之慶卿也古者慶卿同音其字同用故慶雲謂之卿雲先世纂乃祖服今又纂乃考服者世濟其美也銘出於孔悝之意而以為公所予者示不敢專也猶魯之作頌必請於周既銘功必請於君也對答

也勤大命者殷勤重大之命也烝為冬祭而彝以薦酒卣以薦肉則所用之器既曰對揚遂以君命施於祭器也

馬氏曰周官司勳職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蓋銘於卣所以久其傳於神銘於大常所以示王之瞻視而不忘也先王之善善如此祭必於烝者以烝所以告歲功之成而示其功與歲功同詩曰綏我思成亦言祖考之成而祭之也

山陰陸氏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辟君也勤大命言命大且勤對揚以君之勤大命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也鄭氏謂莊公孔悝雖無令徳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然經引此猶詩斷章取義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此言知不足以利之孟子曰無若宋人然宋人揠苗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新安朱氏曰方馬二解儘有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如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為句極是辟乃

君也以君之命銘彝鼎

講義曰衛孔悝之立莊公特廹之於其母與渾良夫之刼而莊公非令徳之君亦何足道而記禮者引其銘以稱之何也葢其人雖非其銘是也特引此以見所以為銘者大體如此故有取焉耳然自其先皆能援其君以反國其亦有功於社稷乎

延平周氏曰鼎所以事先祖銘所以顯先祖於其所以事者而有以顯之則先祖之所以饗也鼎以養人

而有功德者以養人為主故銘之將以著其能養人也且又欲其為子孫之所觀法而寶之不至於傾覆此銘之所以必於鼎也然古之人圖神姦必於鼎而銘功德亦於鼎可乎夫圖神姦者所以示人而銘功德者亦以示人則其於鼎也宜矣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

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鄭氏曰言此者王室所銘若周公之功也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襃大也易晉卦曰康侯用錫馬不廢不廢其禮樂也重猶尊

也

孔氏曰此一節因上說刵銘明先祖之善故此明周公之勲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揚之事諸侯常祭唯社稷以下魯之祭社與郊連文則用天子之禮也祫祭在秋大嘗禘在夏用天子禮則升歌清廟及舞大武大夏之屬所以為大嘗禘也經云八佾以舞大夏舞大武不顯佾數則知亦八佾故鄭云互言之至今謂作記時也

長樂陳氏曰禮以祭祀為先樂以歌舞為備郊社天子外祭之重者大嘗禘天子內祭之重者天子秋嘗以享先王謂之大嘗夏禘以享先王謂之大禘則諸侯嘗禘不得謂之大矣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雖祭祀以之可也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於堂上以示之維清奏文王象武之事管於堂下以示之大武武王之樂也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象征誅大夏始禹之樂也八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周公之廟得用

天子之樂雖歌舞以之可也大嘗禘用天子禮樂如此則郊社可知矣周公封於魯而不之魯魯之子孫纂之於今不廢用之周公廟足以明周公之德用之魯公廟雖欲尊魯以重其國未免為僭矣孔子曰吾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嚴陵方氏曰郊社所以祭天地故曰外嘗禘所以祭祖宗故曰内禘為五年之祭故謂之大嘗為四時之祭亦謂之大者以天子所賜禮樂比諸侯尤隆也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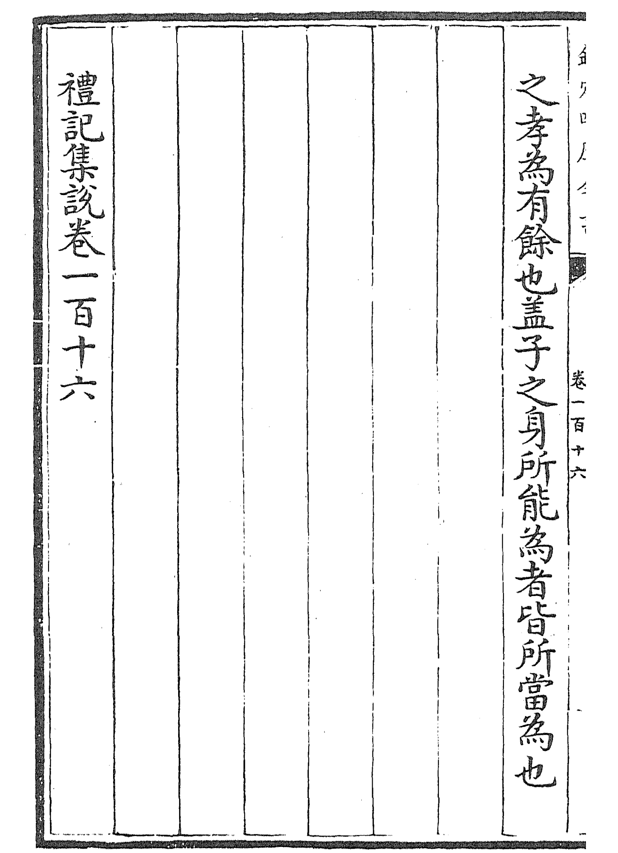
時之祭特以嘗言者物成可嘗禮為尤盛也故閟宮之詩言秋而載嘗者以是月令言嘗犧牲祭法言享嘗乃止祭義言嘗無樂燕居中庸言郊社禘嘗皆此意也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所以應八卦故每佾又用八人合而為六十四焉則重卦之象也自諸侯而下則取隆殺以兩而已言舞大夏如此則大武可知康周公者康猶襃之也命之者成王爾而上兼言康王者豈非成王之志而康王又能繼之曲禮曰外

事用剛日然不謂郊内事用柔日然不謂社而此以郊社為外祭何也以天地為大故郊對社不可以内外言其事以神人為别故嘗禘對郊社或可以内外言其祭焉

山陰陸氏曰言康王嬿獨成王之意以明周公用天子禮樂為宜故賜之以重祭據此成康視公與祖考無異公亦何嬿於彼哉大嘗禘言禘在下著非大禘也長發大禘祭天也言大以用天子之禮樂言下而

管象則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也即言下管象𡡾歌
管同作祭統言而𡡾明堂位下管象同作也仲尼燕
居言而𡡾前下管象同作也然則文王世子何以不
𡡾遠也公羊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
則大夏有干戚焉其於大武者一階舞文一階舞武
故曰大夏文武備若干舞無羽也羽舞無干也是之
謂小舞即大舞干無羽者春秋傳曰將萬焉而問羽
數於衆仲毛詩傳以干羽為萬舞是也然則舜舞干

羽于兩階亦武舞也而曰誕敷文德者格以武舞是
乃所以為文也以人臣所不能為之功賜之以人臣
所不得用之禮樂是之謂康
河南程氏曰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以
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
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
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乃所當為也子道亦然唯
孟子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



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四十五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七　　宋 衛湜 撰

經解第二十六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解經者以其記六藝政敎之得失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皇氏曰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敎不同故云經解六經其敎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橫渠張氏曰經解文字明白人易見則喜入然所得

少直舉其大端使人推廣則所得多也

延平周氏曰此一篇蓋有先後之序夫入國知敎而其所以為敎者出乎六經六經雖可以為敎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行之必資乎天子為天子者必有以求於性命之理而防於非僻之情既内有以求於性命之理而外又有以防於非僻之情則能知能仁能信能義有是四者而正國必以禮為主禮既隆矣則天下徙善遠罪而不自知至於徙善遠罪而不自

知則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然於其終也必

思其始故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嚴陵方氏曰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為常緯

則錯綜往來故為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

之言道之變也故聖人之言特謂之經焉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詩教

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静精微易教

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

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鄭氏曰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屬猶合也春秋多
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失謂不能
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春秋習戰爭
之事近亂
孔氏曰經解一篇總是孔子之言人君以六經之道
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各從六經之性觀民風俗
則知其教也顔色温潤情性和柔依違諷諫不指切

事情故云温柔敦厚詩教也書録帝王言誥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王之世是知遠樂以和通為體無所不用是廣博使人從化是易良也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為淫濫是潔静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謹為本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教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詞是屬辭比次襃貶之事是比事比近也六經之教若不節之則詩主敦厚失在於愚書知久遠失在於誣樂

主廣博和易失在於奢易主絜靜嚴正失在於賊害禮主文物恭儉莊敬失在於煩苛春秋習戰爭之事失在於亂此皆謂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否相濟節制合宜所以致失也詩為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别者若以聲音干戚教人是樂教也若以詩辭美刺諷諭以教人是詩教也

長樂劉氏曰此經言周衰之時諸侯之國雖不能逮文武之世猶能各通一經以化其民故孔子歷聘之

時入其國而其敎可知言觀其君之爲人也詩有諷有刺不諂不傷是直而能温柔而能立也有頌有美止乎禮義無過美也無虚頌也是敦厚也推此爲政以化其民則不愚愚謂不知其上之美惡而無以美刺之也二帝三王政治始末詔誥精微足以曉諭天下俾知所適則人人反情以復性棄塞以就通是疏通知遠而不誣也先王作樂所以悦民之心使之安行于禮義也故禮行然後樂舉義著然後人安所以

風俗移於禮義而不知其所自也其化之廣如天之覆其德之溥如地之載推其所自來莫非出於和易善良之心焉用此化民則樂於行禮豈有奢僭而踰矩者哉夫易極深而研幾盡性以至命其德之絜靜也如空虛之不可汙其化之精微也如陰陽之不可究則民不敢自欺於幽隱矣又可詐妄以自賊哉卑巳以尊人恭也厚人而薄巳儉也著誠而去僞莊也正心以脩身敬也以此教民則莫不自防其僞豈有

煩謬之尚哉古者編年之史皆曰春秋仲尼未作已
列爲經矣春秋之法貴書其實以誅暴亂以此教民
則人知執其誠信動遵禮法孰敢夵亂於王綱而悖
謬乎五品也凡此六者以言周道雖衰而諸侯之爲
國猶有如此者亦文武之餘風遺烈也若夫禮樂政
刑以範其民於五品而致之中和乃出自天子而行
之諸侯四海同風非有國異其教而家殊其俗也文
武之道既墜于地諸侯之賢者習乎六經以治其國

其不賢者雖知用經而不免其失故其君與民不愚則誣不奢則賊不煩則亂此列國所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春秋作於仲尼也

嚴陵方氏曰詩言其志書言其事樂言其情易言其道禮言其體春秋言其法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義正與此合六經之教先王之所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然或不免於失者由其有淺深之異爾若

夫得之深則不至有失矣

馬氏曰先王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而國不異教者省方觀民而不易其宜故也是故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教可知者知其所以為教之不同也蓋天生烝民莫不有善性循而達之者教也所以為教者六經而已六經者道德性命之理藏於其中而其體不同辭者事之華事者辭之實故屬辭比事則春秋之體蔽於温柔敦厚而不知通之以權所以為愚蔽於疏

通知遠而不知疑而闕之所以為誣蔽於廣博易良而不知禮以節之所以為奢蔽於絜靜精微而不知有以顯之則失之賊也蔽於恭儉莊敬而不知有以神之則失之煩也蔽於屬辭比事而不知有以謹之階其僭上之患則失之亂也雖然六經之道無所失也而其所以失者由上之教有以失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詩性情也故曰温柔敦厚書政事也故曰疏通知遠以此洗心是謂絜靜春秋夫子之文章

也事有不可勝言上下比義從可知而尤已在於此先儒曰春秋無傳而著甚幽而明雖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詞是之謂屬詞比事故曰五石六鷁之詞不設則王道不亢矣詩之事近易之事深故詩之失愚易之失賊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經無失也學者之失而已書之失誣如孟子所謂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詩敦厚近愚樂廣博近奢禮恭儉近煩春秋撥亂多權宜故其失亂

石林葉氏曰教者上所以勉下經者所以助成其教也詩之規刺嘉美要使人歸於善而已仁之事也故其教則温柔敦厚書之紀述治亂要使人考古驗今而已智之事也故其教則疏通知遠樂能和同天下之際其教也動蕩血脉流通精神故廣博易良易能順性命之理其教也吉凶與同民患而退藏於密故絜静精微禮節民心其教也使人飾貌以正其行故恭儉莊敬春秋言約而意隱其教也使人美不過實

貶不損美故屬辭比事葢詩書以政教之本而為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妙而為序禮與春秋以治人脩身之事而為序六者之失葢不深窮其理故也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長樂陳氏曰大樂必易廣博易良而不奢深於樂教者也大禮必簡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教者也然奢者樂之失煩者禮之失極其深救其失則禮樂之教常興而不廢然則入其國其教有不知之耶

講義曰周衰為諸侯者不能以經術教其國人故人不知經而國之所以不治也入其國其教可知者謂諸侯受命入其國而為君其教人之道不難知也凡為人欲知詩之教則温柔敦厚是已以詩之作或美或刺其言皆温潤優柔而不廹而其意畢歸於忠厚故也書之教則疏通知逺是已以書之所載皆古先君臣之事坦然明白可考而知故也樂之教則廣博易良是已以雅頌之聲聽之則志意廣使人易直子

諒之心油然而生故也易之教則絜靜精微者是已以易之書使人知吉凶悔吝而置其身於無過之地以造夫窮理盡性之妙故也禮之教恭儉莊敬者是已以禮之所貴不在乎他在乎繁文末節之間而一本於誠故也春秋之教則屬辭比事者是已以春秋所書皆當時事辭之實而是非善惡足以使人知所勸戒故也人不學詩則無所興發猶面墻然故愚不學書則妄意古人無所稽考故誣不學樂則姦聲亂

色滔堙心耳故奢不學易則日用之間動必有咎是自賊矣不學禮則倫理不明事為無序斯頽紊矣至於春秋之不學則又往往陷於惡而不自知烏得而不亂乎使為人而知六經之道不可不學而無是六者之失未有不深於經者矣深於經而不為賢人君子者未之有也為君者誠能以是而教人則國有不足為者矣後世守一郡者尚能以其一二變巴夷而為鄒魯則周之諸侯獨不可以此言施之國乎三綱

五常之不舉而亂臣賊子接跡於天下由經術之不講耳失謂不學也

金華應氏曰醇厚者未必深察情偽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寛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沉潛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矣筆褒貶易彖是非且或名亂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

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讚繫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夫子既廣其所傳而又慮其所敝故有此言然入其國即知其教非見遠察微者不能也觀其教即防其失非慮遠防微者不能也

延平周氏曰詩者人之所以興故先之既興矣則事之所以辨故書次之事既辨矣則和之所以成故樂

次之既成矣則極乎天道之高明故易次之既極矣
則必導乎人道之中庸故禮次之而必終於春秋者
以救亂反正為餘事也
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
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
也絜静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
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鄭氏曰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

山陰陸氏曰周官曰教國子以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葢兼之矣疏通知遠知也温柔敦厚仁也絜靜精微聖也屬辭比事義也恭儉莊敬中也廣博易良和也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

也

鄭氏曰道猶言也環佩佩環佩玉也所以爲行節也玉藻曰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韓詩内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

孔氏曰自此至則不成一節盛明天子霸王唯有禮

為霸王之器言禮之重也天地生養萬物天子之功
與天地相參此鸞和所在謂朝祀所乘之車若田獵
之車則鸞在鑣也故詩秦風云輶車鸞鑣箋云置鸞
於鑣異於乘車是乘車鸞在衡也經引詩曹風鳲鳩
之篇言善人君子用心均平威儀不有差忒故能正
此四方之國詩之所云正聖人有禮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與天地參言其體敵也德配天地言其
道同也兼利萬物言其化溥也與日月並明明照四

海而不遺微小言其政術也　又樂書曰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序在閨門之內聽雅頌之音行步於堂有環佩之聲升車於道有鸞和之音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嚴陵方氏曰鸞和已見玉藻解三而成之謂之參言天子之成位也兩而合之謂之配言天子之合德也配言德而參不言位者曰天子固知其為位矣與天地參故能德配天地兼利萬物日月並明故能明照

四海不遺微小利欲有所周故言兼明必有所合故言並微者顯之對小者大之對言其理則曰微言其形則曰小朝廷則向明而治之時也燕處則向晦而息之時也向明之時所以成物故道仁聖禮義之序向晦而息所以成已故聽雅頌之聲如上所云則居處有禮矣進退有度矣百官化之而得其用舍之宜萬事從之而得其先後之序也故又引鳲鳩之詩以證之單出為聲雜比為音或曰聲或曰音互相備也

禮所以體上下居處則有上下之位焉故曰禮度所以度長短進退則有長短之象焉故曰度見曲禮解

石林葉氏曰兼萬物而同之利萬物而和之所謂致廣大以極高也四海之內一微塵一毫末皆明照而不遺所謂盡精微而極明也朝廷有所道燕處有所聽則曰居處有禮凡仁聖雅頌皆是也行步有聲升車有音則曰進退有度凡環佩鸞和皆是也尊賢使能俊傑在位故百官得其宜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

所先後故萬事得其序自天子與天地參而至微小不遺皆聖人與天地爲徒也自其在朝廷而至萬事得其序皆聖人與人爲徒也

馬氏曰朝廷者論道有爲之所在故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者燕息無爲之所在故聽雅頌之音心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故行步有環佩之聲以節之升車有鸞和之音以和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故居處則有禮進退則有

度自與天地參推而詳之至於居處有禮進退有度其所以治已之道盡矣然而君為之則臣行之上好之則下從之是故百官之貴賤各得其宜萬事之先後各得其序傳曰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其意同

山陰陸氏曰謂之環佩上玉也故以環該之傳曰衛南子環佩璆然引鳲鳩詩言雖有六經之教如上所

謂又當有君如此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講義曰天地有大德以生養萬物天子有大德以兼

利萬物則足以配之矣兼利者無所不利也夫心本

無量固自有天地之德性本無蔽固自有日月之明

然不有以制於外而養其中則邪慝以入而私意且

萌矣向之本無量者遂有所拘係本無蔽者遂至於

昏蒙其能兼利萬物而明照四海乎故自道仁聖禮

義以下所以制於外而養其中也人君所用非一人

所行非一事然其要不出乎吾之一心中既有所養以之觀人則邪正自判因而任之百官何往而不得其宜以之處事則利害自明舉而措之萬事何往而不得其序然則君養源於上而百官為之任事於下所謂利萬物而照四海者蓋在於此矣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鄭氏曰器謂所操以作事者也義信與仁皆存乎禮

孔氏曰明君在上民不須營求所欲之物自然得之是在上覆養也尚書傳稱民擊壤而歌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有何力是不求其所欲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是信天地之害謂水旱疾疫之屬及有惡事害人是也欲作事物必先利其器霸王必須義信和仁也

嚴陵方氏曰發則能散故於號曰發出則無反故於令曰出信則可必矣故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義則

有制矣故除去天地之害夫衣食者民之所欲也先王井其田以使之足食畝其桑以使之足衣衣食胥得其所欲矣豈求而後予之哉此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也除去天地之害若禦大菑捍大患之類是矣既曰除又曰去者人除之而後其害去也覇王之意主乎治民而已苟非四者以用之於外安能成其意乎夫相濟然後能相愛故先和而後仁可必而後有制故先信而後義左氏以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

昏暴為覇王之器葢親有禮所以為仁因重固所以為和間攜貳所以為信覆昏暴所以為義名雖不同義則一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葢其心異而已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為仁義和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知為之於此而不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覇者則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乃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至

於和信亦若是而已是故覇者之心為利而假王之道以示所欲為及其有為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

馬氏曰號令之出適當人心而可否有以相濟和之至也親親者仁之始上下相親者仁之終上下之勢尊卑異宜而有以相親者以其上有恩以恤下下有力以衛上歡然有恩以相愛故謂之仁有餘則賂之不足則求之相滋以濕相濡以沫而以為信旨信之

末也至於民不求其所欲安其居樂其俗至於老死而不相往來則信之極也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者有以興其利也有以興其利而其害不可以不去則又卒之以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孟子曰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而天下大悅周官鳥獸之害人者莫不有職凡以此而已

延平周氏曰義與信和與仁得其變者則霸之罷也得其正者則王之罷也發號出令而民悅則上下相

親上下相親則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則天地之害所以除去

山陰陸氏曰上下相親謂之仁而已仁不盡此其餘同義去其所不宜信與其所當得

天台陳氏曰按鬻子書曰發號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其四字雖略異同亦不害義但霸王之器作帝王之器

旨意宏矣。騤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鄭氏曰衡稱也縣謂錘也陳設謂彈畫也誠猶審也或作成隆禮謂盛行禮也方猶道也春秋傳曰教之以義方

孔氏曰此一節賛明禮事之重治國之急若稱衡詳審縣錘則輕重必正繩墨審能陳列則曲直必當規所以正圜矩所以正方若詳審置設則方圜必得故皆云不可欺君子能詳審於禮則姦詐自露不可誣罔也敬讓之道也為下文而起從篇首至此皆是孔

子之辭記者乃引孔子孝經之辭以結之引春秋傳

見左氏隱三年

長樂劉氏曰隆禮者尊崇之以為民表也由禮者踐

迪之以為民範也方者法也可以法者曰士無以法

者曰民則敬與讓者所以使民表而範之之道歟

嚴陵方氏曰衡用權以角物而權繫以縣言衡而不

言權則以縣見之故也繩之所彈墨之所畫故曰陳

姦者不正詐者不誠禮所以止邪去偽故不可誣以

姦詐隆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乎其中道無方也體之
於禮則爲有方此以禮爲主故謂之方焉士志於道
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敬則不慢
讓則不爭禮雖經而爲三百曲而爲三千其道不過
如是故曰敬讓之道也宗廟尚嚴故曰敬朝廷尚爵
故言貴賤有位室家尚親故言父子親兄弟和鄉里
尚齒故言長幼有序奉者奉上之辭入者入內之辭
鄉里室家皆人之所居而已故每以處言之安上治

民者言上則知有下言民則知有君上下以分言君民以名言也禮所以辨名分而已名分既辨而民不犯君則居上者得以安而不危上不偪下則為民者得以治而不亂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也

馬氏曰衡也繩墨也規矩也所以喻乎禮輕重也曲直也方圜也所以喻人情為國必以禮則民有格心而事無失當猶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圜皆無失其當也大匠生規矩而不能捨規矩

以正方圜君子者禮義之所自出而不能捨禮義以正國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夫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而不見其色欲一而窮之者在乎禮君子審禮則有節於內而觀萬物之變則賢不肖之别其能度乎哉隆之者在於心由之者在於迹隆者本之也由者用之也

山陰陸氏曰衡不言權權義之事也繩墨言陳有卷而藏之故也以君子審禮變欺言誣可欺不可誣也

不隆禮言不隆禮不由禮行不由禮朝廷尚爵禮於此位貴賤父子親仁也兄弟和義也鄉里尚齒禮於此序長幼

石林葉氏曰繩墨規矩權衡用不以誠則曲直方圜輕重不能無欺姦者詖行詐者巧言雖於禮不可誣而君子用之亦不可不審故其譬則權衡誠縣繩墨誠陳規矩誠設也隆言其推而高由言其遵而行方言其有所向

廬陵胡氏曰權衡輕重之至繩墨曲直之至規矩方圜之至禮為中正之至故曰誠誠猶至也誠則不可欺矣方常也下云有位有序是有常也易恒卦君子立不易方

延平周氏曰敬讓之道莫重乎宗廟不能奉宗廟則不能入朝廷不能入朝廷則不能處室家不能處室家則不能處鄉里此其輕重之序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

俟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鄭氏曰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昏姻謂嫁娶也壻曰昏妻曰姻自亦由也

孔氏曰此經明禮之所用各有所主又明舊禮不可

不用之意自此以下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義非復孔子之言也爾雅釋親云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昏據男女父母鄭註據男女之身壻昏時而迎婦則姻而隨之也由從也禮於亂生之處則豫禁之坊謂堤坊止約水從來之處則豫坊障之坊壞則水必來敗於産業也謂舊禮無用而壞去之則必有亂患

嚴陵方氏曰君臣之亂生於無義故以朝覲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相尊敬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臣

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酒之施於長幼昏姻之施於男女其義亦若是而已故曰禮禁亂之所由生也夫坊積土而成故以比禮水之為物小有浸潤之行大有淪胥之敗故以比亂揚子曰川有坊見禮教之至非謂是乎周官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故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三年之喪四時之祭臣子之所以報君父者盡於此故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

馬氏曰春曰朝秋曰覲天子與諸侯嫌於無分諸侯朝覲以述職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小曰問諸侯相厲以禮上有以字於下下有以承於上則不相侵陵而相尊敬也臣子之於君親無所不盡其恩尤見於喪祭之禮爲其死者人之所惡而爲喪禮以終之足以見其不倍遠者人之所略而爲祭禮以鬼饗之足以見其不忘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所以尚齒故席則有上下豆則有多寡皆所以明長幼之

序也昏姻所以重禮故執贄而後見敬慎重正而後相親皆所以明別也

石林葉氏曰五者坊民之具雖更百世非為舊也要其文質不同則帝王有不相沿襲者亦以趨時也

講義曰自有天地即有此禮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人日用常行非有新奇特異足以聳動人之耳目則人以為舊而去之者多矣然亂患不生有舊禮而人不以為功去之而亂患生然後知禮之不可去水患

不作有舊坊而人不以為功壊之而水為患然後知坊之不可無故曰禮之教化也微

延平周氏曰禮可以義起而古之人未嘗無損益至於大倫大要則不可以為無所用而去之也蓋去之則亂患之所由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

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鄭氏曰苦謂不至不荅之屬

孔氏曰此明禮諸事不可廢廢則禍亂興也鄭註不至謂夫親迎而女不至若詩陳風云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是也不荅謂夫不荅於婦若邶風日月莊姜傷已不見荅於先君是也鄉飲酒禮明上下長幼共相敬讓今若廢而不行則尊卑無序故爭鬬之獄繁多矣喪祭之禮所以敦勗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

生者常相存念若廢不行故臣子恩薄而死者見背

生者被遺忘如此者多故云衆矣倍畔謂據倍天子

也侵陵謂侵陵鄰國此經覆說前經據人倫急切者

在前先昏姻次以鄉飲酒乃至於聘覲也合言聘覲

者以其君臣位失倍畔侵陵其惡相通

嚴陵方氏曰淫則為過辟則不正爭則不止其所鬬

則互相攻治夫婦之道苦者言不和也詩谷風刺夫

婦失道而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則甘苦固所以言

夫婦之道也前則以朝覲聘問為之首而後及於喪祭鄉飲酒昏姻至此一皆反之者以明其禮之廢由失其序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明先朝覲使明自上始言廢先昏姻使廢自下始朝覲聘問前離而為二今合而為一者二者相為廢興也

延平周氏曰言禮之行而有以明於天下則始乎君臣而及乎在内者言禮之廢而無以明之則始乎夫

婦而及乎在外者此行法所以始乎貴者而治天下所以本於家之意也

石林葉氏曰朝覲聘問在上者之事而民不與焉故言禁亂則始於朝覲者以安上者為序昏姻雖在上者制之而民得與焉故言廢禮則始於昏姻者以治民者為序蓋天下治而後君臣得以正位其亂也常在於衽席此其所以成終而所以成始也朝覲聘問上下之禮雖不同而尊謹之道一也故言倍畔侵陵

而昏曰敗昏姻鄉飲內外之禮雖不同而親睦之道一也故言淫辟爭鬬則曰罪曰獄蓋民違於禮有罪而加以刑有訟而至於獄則可得而治在上者違於禮則有僭逼而已故倍畔忘君者也侵陵圖君者也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鄭氏曰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

孔氏曰引易繫辭文言事之初始差錯若豪釐之至小後廣大錯繆以致千里之大證禮當防於初也

嚴陵方氏曰室家者人之所願也因其所願而為之昏禮則足以别男女飲食者人之所欲也因其所欲而為之鄉禮則足以序長幼以至喪祭聘覲亦若是而已此教化所以為微也以其微故能止邪於未形以其止邪於未形故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先王隆之其以是歟

石林葉氏曰禮不體則其教化微微者形而未大者也教以使人徼之化以使人遷之故從善而不自知其止邪也於未形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止於將兆則人知捨彼以就此故曰遠罪而不自知先王隆禮其效若此

山陰陸氏曰所謂刑者侀也其於教化麄矣引易令無之蓋連山歸藏之詞差於近也微繆於遠也大所謂繆以千里其幾蓋如此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七

謹案卷一百十六第五頁前二行授事則以爵刊本授訛受今改

第七頁前三行故曰為能行此刊本為訛無據經文改

第八頁前一行發爵賜服刊本發訛祭今改

第十三頁後七行以祀其先祖者監本者下有也字

第十五頁後三行故可銘也刊本銘訛名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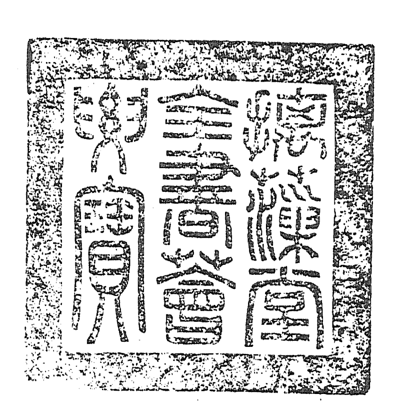
卷一百十七第九頁前七行則無所興發刊本發訛廢今改

第十五頁前八行環佩璆然刊本環佩訛佩環據史記改

第十五頁後五行則邪慝以入刊本慝訛德今改

第十七頁前二行衣食胥得其所欲矣刊本胥訛雖今改

第二十九頁前四行因其所欲刊本其訛而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鄭爔

謄錄舉人臣吉士璜